

“三生杜牧”的典故化与杜牧诗歌经典化

唐亚¹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三生杜牧”典出黄庭坚诗, 后世作家在诗词创作中联系杜牧风流轶事、扬州怀古主题、“前度刘郎”之典对其不断使用, 使其逐渐发展定型为一个慨叹人生无常、往事如梦的诗词典故。“三生杜牧”的典故化是杜牧风流形象和诗歌“感旧”情怀深入人心、被普遍接受的结果, 而杜牧扬州诗的经典化正得益于频繁运用“三生杜牧”典故的扬州怀古诗词之推波助澜。

【关键词】: 杜牧 黄庭坚 扬州 经典化

【中图分类号】: I207. 2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2019)05-0075-07

身为晚唐诗坛之大家, 杜牧不仅作为诗人和军事家被后人谈论, 还常常作为文学意象频频出现在后代诗词中。在这些提到杜牧的诗词作品中, “三生杜牧”作为一个典型而稳定的搭配, 从宋至清始终不衰, 俨然成为了一个具有特定象征和稳固意蕴的诗词典故。“三生杜牧”的说法虽出自黄庭坚, 但若从历代作家的使用方式上去追溯典故与杜牧本身的关系则会发现, “三生杜牧”并非简单来源于杜牧的某首诗或某件事, 它是韵事艳诗中的杜牧形象、扬州地域文化、杜牧诗歌的阅读体验等多种元素的复杂混合体。“三生杜牧”是后人在接受杜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典故, 它的出现、使用和最终成型与杜牧诗歌经典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三生杜牧”的提出: 黄庭坚诗

“三生杜牧”的说法最初来源于黄庭坚一首诗题中提到的另一首诗, 诗题是《往岁过广陵值早春, 尝作诗曰: “春风十里珠帘卷, 仿佛三生杜牧之。红药梢头初茁栗, 扬州风物鬓成丝。”今春有自淮南来者, 道扬州事, 戏以前韵寄王定国二首》。该题下有两首七绝如下:

淮南二十四桥月, 马上时时梦见之。想得扬州醉年少, 正围红袖写乌丝。

日边置论诚深矣, 圣处时中乃得之。莫作秋虫促机杼, 贫家能有几絢丝。^{[1] 282}

出现“三生杜牧”的那首诗是黄庭坚过扬州时所作, 化用了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和《题禅院》, 而“三生”是一个佛教概念, 指前生、今生、来生, 这里的意思是说黄庭坚把杜牧认作自己的前生, 而自己则是杜牧的来生。这无疑是用杜牧自比了。那么, 黄庭坚自比的是哪个意义上的杜牧呢? 联系《赠别二首》《题禅院》还有“想得扬州醉年少, 正围红袖写乌丝”可知, 黄庭坚自比的正是“扬州梦”中的那个杜牧。《题禅院》实非艳诗, 但或许因为诗中有“十岁青春不负公”一句而被晚唐于邨在笔记小说《扬州梦记》中与杜牧的扬州艳诗及“扬州梦”主题联系在了一起,^①故被认为其表达了与《遣怀》同样的“十

¹收稿日期: 2018-11-06

作者简介: 唐亚(1991—), 女, 贵州贵阳人,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 文学硕士, 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网络出版时间: 2019-09-12 16:58:34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273.Z.20190912.1605.006.html>

年一觉扬州梦”之感慨。由此可见，黄庭坚在诗中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穿行在杜牧描写过的扬州风物中，自己仿佛也与当年那个在扬州风流潇洒的杜牧融为一体；二是看到含苞待放之芍药想起了杜牧“十年扬州梦”的感慨，扬州风物依旧而人已两鬓成霜，年少轻狂的前尘往事恍若隔世，这种物是人非、人生如梦的感受正是杜牧和自己所共有的。黄庭坚过扬州而思及杜牧，当是受晚唐五代以来广泛传播的杜牧扬州轶事^②之影响；而“三生”概念的运用当同黄庭坚深受佛教思想的浸润有关。“三生”与“杜牧”的搭配于黄庭坚而言或是一种偶然，但“三生”意涵与杜牧轶事诗歌的感旧伤怀高度合拍，自黄庭坚首创后便被宋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频繁使用，逐渐定型为一个表达人世变迁、充满伤悼情怀的文学典故。

二、“三生杜牧”的典故化：意蕴日渐稳固与丰富

“三生杜牧”意象在后世还有“杜牧三生”“三生小杜”等用法，均可看作同一典故。从宋至明清用了“三生杜牧”典故的诗词在60首以上，这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三生杜牧”的典故化在宋元时期即已完成，宋元人对“三生杜牧”的使用既延续了创始人黄庭坚表达的两层内涵，又充分联系杜牧的其他诗作与自己的时代特色对原典内涵进行了丰富和拓展，使其成为了一个含义复杂却稳固的诗词典故。

（一）“三生杜牧”的初步成型：在“扬州梦”意义上的使用

“三生杜牧”的最初用法之一即完全延续了黄庭坚原诗的内涵，写的是扬州，用“三生杜牧”自况，表达的是对往昔风流的怀念和如今世事变迁、欢情不再的感叹，如南宋方岳的《风流子·和楚客维扬灯夕》：

小楼帘不卷，花正闹，灯火竞春宵。想旧日何郎，飞金巨罗；三生杜牧，醉董娇饶。香尘路，云松鸾髻髻，月衬马蹄骄。仿佛神仙，刘安鸡犬；分明富贵，子晋笙箫。人生行乐耳，君不见，迷楼春绿迢迢。二十四，经行处，旧月新桥。但索笑梅花，酒消新雪；纵情诗草，笔卷春潮。俯仰人间陈迹，莫惜金貂。^{[2] 641-642}

这类诗词往往用昔日的纵情欢乐与今日的冷落衰颓、漂泊无依做对比，着力渲染往事的梦幻感，突出今日“扬州梦觉”的唏嘘之情。

与此同时，有诗词开始在抽象意义上使用“扬州梦”，其描写的情事并非发生在扬州，或者根本没有提及具体地点，“扬州梦”只是风流往事的一种代指，如南宋姜夔和元代于立之词：

双桨来时，有人似、旧曲桃根桃叶。歌扇轻约飞花，蛾眉正奇绝。春渐远，汀洲自绿，更添了、几声啼鴂。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又还是、宫烛分烟，奈愁里、匆匆换时节。都把一襟芳思，与空阶榆荚。千万缕、藏鸦细柳，为玉尊、起舞回雪。想见西出阳关，故人初别。（姜夔《琵琶仙》）^{[3] 28}

微红晕双脸，浓黛写新愁。好似霓裳仙侣，曾向月中游。忆得影娥池上，金粟盈盈满树，风露九天秋。折取一枝去，簪向玉人头。夜如年，天似水，月如钩。只恐芳时暗换，脉脉背人流。莫唱竹西古调，唤醒三生杜牧，遗梦绕扬州。醉跨青鸾去，双阙对琼楼。（于立《水调歌头》）^{[4] 257}

^①于邨《扬州梦记》：“牧又自以年渐迟暮，常追赋感旧诗曰：‘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又曰：‘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见《教坊记（及其他九种）·扬州梦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②“扬州轶事”是指杜牧在扬州牛僧孺幕中供职时颇好宴游，牛僧孺派人暗中保护，后杜牧离职时牛僧孺向其展示街卒跟踪密报的故事。典出《太平广记》卷六第二百七十三引高彦休《唐阙史》，同时期至北宋的笔记小说如《扬州梦记》《类说》《绀珠集》《唐语林》等皆辗转相抄，至黄庭坚时早已为人熟知。

据姜夔自序，《琵琶仙》一词是在湖州游湖所作，夏承焘先生认为“此湖州冶游，枵触合肥旧事之作。‘桃根桃叶’比其人姊妹”^[3]²⁸，可知不论是此词的写作地还是往事的发生地，均与扬州无关。于立词前有袁华《天香词序》介绍了此集作品之由来，出自于元代至正年间在昆山金粟影亭以桂花和杭州歌伎桂天香为主题的诗词雅集，于立乃雅集赋词之一员。可见于词亦与扬州无关，且于立反用了“三生杜牧”典，他希望欢乐时光永驻而“扬州梦”不醒。在抽象意义上使用“扬州梦”虽已与扬州无关，然“三生杜牧”表达的情绪意涵与黄庭坚之初创仍如出一辙。

由于“三生杜牧”的提法在产生之初就与“扬州梦”密不可分，宋元人在使用过程中又将它与杜牧除扬州轶事外的其他韵事或艳诗联系在一起，这种用法早在南宋初的项安世和同时代金国的刘迎那里即已出现：

三生杜牧垂纶手，渠自长安障日头。我意从来端易败，分司御史莫来休。（项安世《次韵苏教授饭郑教授五首·其五》）^[5]

27331

水漫汀洲新绿，云开崦嶂微青。残红不见成阴后，鶗鴂寂无声。笑仿坡公一梦，风流杜牧三生。西湖依旧人中意，来去竟难凭。（刘迎《锦堂春·西湖》）^[6]⁴¹

青镜霜刀杳莫寻，陈留巷陌故阴阴。鸿飞犹记东西迹，燕去难留下上音。多病乐天悲老近，三生杜牧恨春深。浮云柳絮元无准，惭愧人间儿女心。（俞德邻《泊阊桥有怀》）^[5]⁴²⁴⁴²

上引项诗牵合了杜牧在洛阳李司徒筵席上索要歌妓紫云的轶事，^①刘词和俞诗牵合的是杜牧湖州轶事和《叹花》诗。^{②③}这类用法中以后者为多，或许是因为《叹花》诗所表达的物是人非之感与“三生杜牧”往事不再的慨叹高度合拍，“三生杜牧”在轶事的互文性阐释中又强化了其出典处伤悼往昔风流已成云烟的意涵。

（二）“三生杜牧”的内涵定型：与“前度刘郎”的搭配

宋元人在对“三生杜牧”的使用中出现了一个典型现象，那就是“三生杜牧”与“前度刘郎”往往成对搭配出现：

正宝香残，重帘静，飞鸟时惊花铎。沉思前梦去，有当时老泪，欲弹还阁。太一宫墙，菩提寺路，谁管纷纷开落。心情浑何似，似琵琶马上，晓寒沙漠。想筝雁频移，钿金度瘦，素肌清削。相思无奈著。重访旧、谁遣车生角。暗记省、刘郎前度，杜牧三生，为何人、顿乖芳约。试把菱花拭，愁来处、鬓丝生觉。念幽独、成荒索。何日重见，错拟扬州骑鹤，绿阴不妨细酌。（赵文《大酺·感春》）^[7]⁴²⁰³⁻⁴²⁰⁴

“前度刘郎”是一个常见的诗词典故，典出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一诗：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独来。^[8]⁴⁴²此诗前有一段小序交代了创作由来：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8]⁴⁴²

序中的“前篇”指的是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

^①典出孟棻《本事诗·高逸第三》。

^②“湖州轶事”是指杜牧在湖州观舟戏时看中一幼女，与其相约10年后来此做官迎娶，14年后杜牧才来湖州，而女子早已嫁人生子的故事。《叹花》“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此诗在湖州轶事中即作为杜牧错过嫁娶之约的感慨而出现。典出高彦休《唐阙史》卷上《杜舍人牧湖州》。

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8] 202-203}一诗。14年间刘禹锡的命运跟玄都观里的桃花一样几度变迁，桃花从无到有复归于无，自己也是宦海浮沉福祸难料。“前度刘郎”典故中世事变幻无常的意蕴与“三生杜牧”非常相似，两典同时使用更加重了作品中人生如梦的惆怅之情。诗家将“前度刘郎”与“三生杜牧”两典并举时比较强调的是“重来”这一层意味，着意渲染的是故地重游而一切都变了迷惘情绪：

庭院深深锁绿苔，扫花无帚半尘埃。红霞满树刘郎去，青子垂枝杜牧来。乍可放闲宽酒地，不能随俗贮香材。醉翁自有山间乐，更取林霏手斫开。（吴泳《王巽堂三十年不到湖亭丙戌春再来非旧矣用前韵以俟后游》）^{[5] 35062}

宫烟晓散春如雾。参差护晴窗户。柳色初分，钿香未冷，正是清明百五。临流笑语。映十二阑干，翠嚬红妒。短帽轻鞍，倦游曾偏断桥路。东风为谁媚妩。岁华顿感慨，双鬓何许。前度刘郎，三生杜牧，赢得征衫尘土。心期暗数。总寂寞当年，酒筹花谱。付与春愁，小楼今夜雨。（王易简《齐天乐·客长安赋》）^{[7] 4330}

吴泳30年不到湖亭，“重来非旧矣”，产生了杜牧的“绿叶成阴”之叹；王易简晚年重游西湖，追忆南宋末初登进士第在临安“短帽轻鞍”风月冶游的时光，而此刻已如杜牧一般两鬓生霜，人世沧桑的梦幻感中很有可能还包含着山河易主的亡国之痛。^{①4}

由于刘禹锡“前度刘郎”之语本身暗用了《幽明录》中刘晨阮肇的故事，而“三生杜牧”一典的生成与“扬州梦”也密不可分，所以“三生杜牧”与“前度刘郎”并举的诗词往往带有艳情意味，上引赵文、王易简的作品均与恋情有关。然而宋元人用“前度刘郎”与“三生杜牧”并举的根本目的在于利用两典皆备的物是人非、世事变幻的共同意蕴，强化诗词情感表达中今非昔比的怅惘意味。这样创新性、拓展性的使用不仅并未偏离“三生杜牧”出典处恍如隔世、往事如梦的核心内涵，反而将之强化并定型，最迟至元代，“三生杜牧”已被典故化。

（三）“三生杜牧”被典故化之后：扬州怀古诗词中的运用

“三生杜牧”在宋元被典故化后，明清文人除了延续此前利用此典多与艳情、旧游有关的套路，还开创性地将其大量运用于扬州怀古诗词中表达盛衰兴亡之叹。这类作品里，杜牧往往作为风流才子的代言人，与平山、二十四桥、琼花、邗沟、雷塘、玉钩斜、蜀岗、隋堤、红桥等扬州风物一起成为了能够代表扬州的标志性意象：

邗沟波浪，竹西歌吹，二分无赖扬州。水涨雷塘，草荒萤苑，春风廿四桥头。天子号无愁。到玉钩斜畔，拂拭吴钩。杜牧三生，空传薄幸在青楼。江南江北闲游。正当垆贯酒，揽镜披裘。一片雄心，千年劫火，珠帘漫卷风流。王气黯然收。看蜀岗飞翠，曲港环湫。满目残烟衰草，肠断广陵秋。（余怀《望海潮·广陵怀古》）^{[9] 1272}

十里楼台，万家灯火，扬州自古繁华。绕隋堤一带，无处不烟花。自杜牧、三生梦后，邗关遗俗，夜市犹哗。玉箫声，廿四桥头，杂乱悲笳。寄题曾到，怅如今、未策骊騶。想落月萸湾，观涛曲水，杳渺天涯。俊赏江东词客，芜城赋、写尽烟霞。问平山杨柳，明年更属谁家。（孔传铎《扬州慢·广陵怀古，和顾天石》）^{[10] 1968}

烟月隋唐，江山南北，片帆当日游程。指雷塘一角，半付与芜菁。争忍说英雄儿女，画楼裙扇，荒墅戈兵。只寒潮、依旧凄凉，犹打孤城。廿年鸿迹，到如今、清鬓堪惊。早十里邗沟，三生杜牧，老了吟情。回首玉箫何处，红桥畔、吹梦无声。奈堤边杨柳，长条挽尽还生。（项名达《扬州慢·用石帚韵题周澹岩〈邗江春泛图〉》）^{[11] 397-398}

这类诗词往往用扬州昔日的繁华热闹与今日的衰败荒凉作对比，颇有继承姜夔《扬州慢》之意，上引孔传铎和项名达词都

^①④此处采用的是周锡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此词很有可能作于宋亡之后。详见唐圭璋等著《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7—2258页）。

直接运用了《扬州慢》词牌。“满目残烟衰草”“杂乱悲笳”“只寒潮、依旧凄凉，犹打孤城”，扬州往日的繁华凋谢在历史深处，“邗沟波浪，竹西歌吹”“十里楼台，万家灯火”“英雄儿女，画楼裙扇”的扬州已成梦境，恍若隔世，“三生杜牧”在扬州怀古词里更多了几分哀叹盛衰的意味。这种悲叹又往往和作者本人自伤老大的情绪结合在一起，“廿年鸿迹，到如今、清鬓堪惊”，城市的变迁和岁月的流逝如出一辙，更加重了这种往事如梦的伤悼情怀。这类扬州怀古诗词在描摹昔日扬州繁华时常常用杜牧多首扬州诗，他们无缘目睹盛极一时的扬州，杜牧扬州诗便成为了扬州繁华的见证而为后人勾勒出些许轮廓。尤其是上引余怀一词，化用了杜牧《题扬州禅智寺》《扬州三首》《寄扬州韩绰判官》《遣怀》《赠别二首》等诗，几乎包揽了杜牧扬州诗的全部。这说明在后人心中杜牧扬州诗是代言扬州地域文化的经典之作，杜牧本人因之也反过来成为了扬州地域文化的一部分。

一些作者在扬州怀古诗词中还拓展了“三生杜牧”与“前度刘郎”并举的用法，将咏史的兴亡之叹与刘禹锡“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的凄凉之意融会贯通，表达国家盛衰的末世之悲：

屈子亭荒，隐侯台废，沅江苦雾难晴。听鹧鸪叫处，又春水初生。问仙路、红霞远近，匆匆花事，愁满刀兵。但烟扶残柳，马鞭青入空城。风流司马，向诗篇、都寄闲情。有曲度南音。采菱归晚，白马湖平。并入竹枝歌里，游人去，流尽滩声。念刘郎前度，也如杜牧三生。（查慎行《朗州慢》）^{[12] 1460}

野阔天高猿啸哀，丹枫一色醉楼台。三生杜牧原多感，前度刘郎今又来。白下孤舟尚飘泊，辽阳笳鼓逐尘埃。铜驼露涩征鸿泣，杨柳无情郁不开。（姚鹏图《秋风四律》）^[13]

查慎行词前有序，“余来武陵，当兵燹之际，触目荒凉。溯刘宾客之旧游，凄怆凭吊，与姜白石追思小杜寄慨略同”^{[12] 1460}，于是模仿《扬州慢》写词凭吊那些刘禹锡笔下写过的朗州风物。姚鹏图诗后自注“悲国事也”，姚氏生活在清末，此诗又化用杜甫《登高》，表达的是同样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痛心。

“三生杜牧”的典意在明清文人笔下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丰富与拓展，但典故核心意蕴却日益稳固。经典诗词典故的恒定性 and 再生性相互依存、促进，两者并不矛盾。

三、“三生杜牧”的典故化与杜牧诗歌经典化

把“三生”和“杜牧”放在一起或许对于黄庭坚来说只是一个带有偶然性的搭配，如果没有后世诗人持续不断的使用，“三生杜牧”这样的搭配就不会成为具有稳固意蕴的典故而是被湮没于历史尘埃中了。那么，我们要问的是，“三生杜牧”何以成为典故？“三生”和“杜牧”是怎样产生化学反应从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三生”是随着佛教传入并带给中国人新的观念，唐代不少诗人就受“三生”观念影响突破现实人生束缚，将诗思延伸到了前生和来生。而宋代表现在诗词中的“三生”观念就更多，既有沿袭唐诗旧套说自己前生是某人的思路，也有对前生各种具体而丰富的想象。唐代诗人还将中国道家人生如梦的思想与佛教“三生”观念结合，建立起一种“似前生”的说法。所谓“似前生”指的就是由于生活变化太大或者太出乎意料，回首前尘往事时，产生一种梦幻般的迷离恍惚之感，仿佛那是上一生的事情。^{[14] 63-64}宋以后，诗词中“三生××”的搭配并不鲜见，但唯有“三生杜牧”最终成为典故，这不能不说和杜牧诗歌本身的创作特质有关系。“三生杜牧”在出典处就与“扬州梦”密切关联，而“扬州梦”中的《遣怀》诗和湖州轶事都充盈着浓重的梦寐感。不光是艳诗，杜牧很多其他诗作都带有挥之不去的“感旧伤怀”之叹。仅从诗题就能窥见一斑：《往年随故府吴兴公夜泊芜湖口今赴官西去再宿芜湖感旧伤怀因成十六韵》《李侍郎于阳羨里富有泉石牧亦于阳羨粗有薄产叙旧述怀因献长句四韵》《罢钟陵幕吏十三年来泊湓浦感旧为诗》《怀钟陵旧游四首》《念昔游三首》等等。尤其后世“扬州梦”戏曲^⑤中经常牵合的并

^⑤①“扬州梦”戏曲指的是元明清时期以杜牧扬州、湖州等冶游轶事为母题进行加工改编而创作的戏曲作品。如元代乔吉杂剧《杜牧之诗酒扬州梦》的女主角为张好好，清代陈栋的杂剧《维扬梦》中出现了张好好和杜秋娘两个配角，皆是将并非艳诗的《张

非属于杜牧艳诗的《张好好诗》和《杜秋娘诗》更是这种“感旧伤怀”情绪的绝佳代言。张好好是杜牧在沈传师幕结识的歌伎，后被沈传师弟沈述师所娶。杜牧分司东都时在酒肆偶遇好好，此时好好已流落街头当垆卖酒。杜牧不胜唏嘘，“感旧伤怀，故题诗赠之”^{[15] 72}。杜牧与好好回忆起了当年在沈传师幕的欢乐往事，彼时之好好含苞待放，被主人视作掌上明珠，杜牧亦是意气风发，青春年少。而六年后的今天，幕主作古、幕僚散尽，好好流落街头，杜牧也是未老先衰：“洛城重相见，绰绰为当垆。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门馆恸哭后，水云秋景初。”^{[15] 73}《杜秋娘诗》记录了杜秋娘坎坷跌宕的一生，从李錡妾到宪宗妃到漳王傅母再到最后因罪牵连放还故乡，“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15] 46}，充满了杜牧对杜秋娘命运变幻、人生无常的感叹。杜牧诗中这种“感旧伤怀”的情绪与“三生”观念迷离恍惚的梦幻感是息息相通的。可以说，“杜牧”是“三生”的绝佳载体，作家对“三生杜牧”的不断使用正反映出他们对杜牧诗歌此种特质之默认。换句话说，“三生杜牧”的典故化建立在对杜牧诗歌的总体观感上，这种观感的形成需要杜牧诗被普遍接受、认可的背景，而杜牧诗被普遍接受、创作特质被准确提炼都是杜牧诗歌得以经典化的基础。与“三生杜牧”典故化直接相关的是杜牧扬州诗的经典化。扬州诗指的是杜牧描写扬州历史、风物、生活的诗，杜牧这类诗很少，只有《扬州三首》《赠别二首》《题扬州禅智寺》《寄扬州韩判官》《遣怀》这五题8首。杜牧扬州诗在历史上一直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使得杜牧成为了扬州地域文化的代言之一，这与扬州怀古诗词的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三生杜牧”的恍如隔世之感与怀古诗词中对扬州繁华盛景的追念完全相通，是“三生杜牧”在扬州怀古之作中得以频繁运用的基石。加之杜牧“扬州梦”声名显赫，杜牧的冶游轶事被后人认为是当年扬州繁盛的见证之一，杜牧扬州诗也同时被联想起来而加以凭吊。杜牧扬州诗除《赠别二首》《遣怀》外都无关艳情，但由于充满了一种俊逸爽朗的风流态度，故后人在轶事传说的基础上对它们产生风花雪月的联想也不足为奇。杜牧扬州诗与杜牧艳诗的经典化机制相似，若无冶游轶事的渲染，恐怕不会被特别关注从而失去经典化的机会；但反过来看，杜牧扬州诗若无经典品质也难被经典化，正因为杜牧用精炼传神的语言描绘出唐代扬州风情，杜牧扬州诗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后世文人游扬州而思杜牧，“豆蔻梢头”“春风十里”“珠帘”“竹西歌吹”“二十四桥”等作为扬州怀古的经典话语频频出现在文人笔端（上引扬州怀古诗词此不赘）：

角声吹月上城头，薄酒千杯不疗愁。要觅当年杜书记，樵灯数朵竹西楼。（林泳《扬州杂诗三首》）^{[5] 41303}

阮亭合向扬州住，杜牧风流属后生。廿四桥头添酒社，十三楼下说诗名。曾维画舫无闲柳，再到纱窗只旧莺。等是竹西歌吹地，烟花好句让多情。（孔尚任《扬州》）^{[16] 289}

十载扬州好梦踪，文章杜牧占繁华。偶来秋水芙蓉幕，恁看春风豆蔻花。帐底离情微注泪，眼中密意小回车。只应司马村头冢，把与雷塘香土遮。（潘大临《扬州四律（其二）》）^{[17] 91}

宋人李颀还记载禅智寺前有竹西亭，亭名正取自杜牧《题扬州禅智寺》^{[18] 208}，欧阳修、梅尧臣、曾几、吕本中等人皆有诗咏之，可见杜牧扬州诗在宋初就给扬州地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这些现象都体现出杜牧扬州诗的经典性。

参考文献：

- [1] 黄庭坚. 黄庭坚诗集注:1册 [M]. 任渊, 注. 刘尚荣, 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2003.
- [2] 方岳. 秋崖诗词校注:卷三十七 [M]. 秦效成. 合肥:黄山书社, 1998.
- [3] 姜夔.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卷二 [M]. 夏承焘.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4] 顾瑛, 杨镰, 叶爱欣. 玉山名胜集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8.
- [5]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好好诗》和《杜秋娘诗》与“扬州梦”主题牵合到一起。

-
- [6] 唐圭璋. 全金元词:上册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 [7] 唐圭璋, 王仲闻, 孔凡礼. 全宋词 [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
- [8] 陶敏, 陶红雨.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 [M]. 长沙:岳麓书社, 2003.
- [9]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宋词编纂研究室. 全宋词:顺康卷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 [10] 张宏生. 全宋词:顺康卷补编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1] 黄燮清. 国朝词综续编:卷十 [M] // 王昶, 黄燮清, 丁绍义. 清词综:第四册.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 [12] 查慎行. 敬业堂诗集 [M]. 周劭.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13] 孙雄.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卷六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14] 曹丽芳. 宋代诗词中“三生杜牧”意象解读 [J]. 古典文学知识, 2015(5):62-70.
- [15] 吴在庆. 杜牧集系年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8.
- [16] 王士禛, 惠栋, 金荣. 渔洋精华录集注 [M]. 济南:齐鲁书社, 1992.
- [17] 顾嗣立. 寒厅诗话 [M] // 丁福保. 清诗话.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18] 李颀. 古今诗话 [M] // 郭绍虞. 宋诗话辑佚. 北京:中华书局, 1980.